

後漢書集解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後漢書五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上繫之辭也言賢哲所行其趣異也

孔子稱遠

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

論語遠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卷而懷謂不預時

政不忤於人者也

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曰存其誠也

誠實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易曰閑邪存其誠

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曰効時

新序曰申屠狄非時將自投河崔嘉

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事於天地之間

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

臧寶曰迷國

爾雅曰啜茹也孫卿子曰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論語曰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

謂仁乎集解惠棟曰石經論語避漢祖諱凡邦字皆作國如國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國之類是也

太原閔仲

叔者

謝承書曰閔貢字仲叔

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曰弗及也黨見其

含菽飲水遺曰生蒸受而不食

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逸人傳皇甫謐高士傳曰黨見仲叔

食無菜遺之生蒸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那受而不食

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

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

勞其勤苦也勞音力到反

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

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曰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

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也集解惠

棟曰高士傳劾作檄

復曰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

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肖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仲叔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肖與令出粟市吏後買輒得仲

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

知乃嘆曰閔仲叔豈曰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曰

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

恁音而甚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一作郇任云雁門人也袁宏紀作郇恁

案前書有太原郇越郇相任疑越相後人師古曰郇音荀又音胡頑反今荀郇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後也錢大昕曰案劉平傳

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即此荀恁也說文無荀字當曰郇爲正恁父越見漢書鮑宣傳亦作郇

少亦修清節資

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

集解沈銘彝曰前書載越散其先人營千餘萬自分施九族州里合之此

傳父子同志宜其俱不從新室也黃山曰前書鮑宣傳載太原郇越字臣仲郇相同族昆弟相爲葬太子四友而越不仕葬故班史稱其志節尤高恁與閔仲叔同郡而父名越故惠沈均疑恁卽其後案潛夫論志恁氏荀息作郇息是荀郇本通作又漢因避宣帝諱荀卿改孫卿荀姓之不能無所避從可知

隱居山澤曰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

縣廣武廣武縣屬太原郡故城在今代州鴈門縣

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微

曰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

焉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辟任祭酒敬禮焉

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

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曰惠下故臣可得來驃騎執

法曰檢下

檢猶察也

故臣不敢不至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載任對曰先帝秉德曰惠下臣可曰禮進退驃

騎執法御臣臣懼法而至

後月餘罷歸卒于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

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曰行其志也今後官

千數其可損乎廢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

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若忤時強

歸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

槩節也候時曰集解惠棟曰二字出莊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子黃山曰蘇秦形容枯

居不失去就也稿見秦策屈原形容枯槁見漁父惟蓋詭時審己曰成其道焉莊

也亦若違時志存量已也集解錢大昕曰案中庸云君子之道費

而隱鄭氏注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俛也道不費則仕俛與詭同費

謂君子之道費而隱也馮衍傳詭於眾意注亦訓詭為違余故列

其風流區而載之言其清潔之風各有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決曹掾燕之後也燕見獨行篇周嘉傳

同考證云監本作法王會汾云百官志太尉公府諸曹有法曹主

郵驛科程有決曹主罪法郡太守下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則法

曹決曹並有之周嘉傳言燕於宣帝時為郡決曹掾變生而欽頤

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知監本作法曹者誤矣折頰醜狀駭人頰音巨凡反欽或作頰音同集解惠棟曰吳氏補

遺蔡澤領頤師古曰頰曲頤也音欽仁傑案文選作頰頤章昭云

頰邱甚切案古語以曲為欽至今猶然王得臣云巾作前識者謂

之欽巾釋名形體篇曰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

類也偃折如鞍也伏義牛首女媧蛇軀皋陶鳥喙孔子牛異貌是聖賢異貌也又蔡澤亦頰頰與我宗者乃此兒也

於是養之始在髻鬢而知廉讓日剪髮為髻男角女鬻否則男左

女右鬻音徒果反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集

惠棟曰揚不修賀問之好與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所有先人草廬結

于岡畔山脊下有陂田常肆勤曰自給肆陳也集解錢大昕非身

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謝承書曰變居家清處非

待如賓鄉曲不善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曰疾辭延光二年安

帝曰玄纁羔幣聘變禮卿執羔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凡贊卿用羔

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啼

跪類知禮者故以為費及南陽馮良集解惠棟曰真諾二郡各遣

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曰為國自先世曰來勸

龍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變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

季之跡

綺季東園公夏黃公用里先生謂之四皓隱於商山見前書也集解惠棟曰董道云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先

謙曰注用里之用乃

用字殘缺官本作角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曰滑泥揚波

同其流矣

滑混也楚詞何不滑其泥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

不時焉得亨乎

亨通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集解惠棟曰左傳相時而動易象傳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注

引梅賾書東

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送敬猶致謝也

漢時無此書

當云遣門生送敬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送禮猶送其致之禮也詔書

告二郡歲曰羊酒養病良字君耶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良字君耶出於孤微少作

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

從佐謂隨從而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

在廝役

廝賤也集解惠棟曰易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注云斯賤之

斯如字又作廝說文斯折也詩曰斧以斯之前書陳餘傳有廝養

卒蘇林注廝取薪者是名從義起字本作斯廝乃後起字也然

公羊宣十二年傳廝役廝養何注艾草為防

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字之作廝由來久矣因壞車殺馬毀裂衣

冠乃遁至樅為從杜撫學

集解惠棟曰真誥云從師受詩傳禮易復學道術占候華陽國志云撫弟子南

陽馮良曰

道學徵聘 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

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

集解惠棟曰良乃還

鄉里志行高整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良

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

鄉黨曰爲儀表變良年皆七十餘終

集解惠棟曰良乃還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

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慎陽

黃山曰前書地理志汝南郡慎陽類注慎本音真今猶有真邱真陽縣並作真其音不改闕朔云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

水爲心注南陽有慎陽國案此慎字乃順之譌賢本因流俗之或

作順陽慮讀者誤以憲爲順陽國而反疑汝南爲南陽之誤耳

今郡國志南陽郡載順陽侯國故博山而前書地理志南陽郡博

山班注侯國哀帝置故順陽是其明證如證俗作順陽之誤而更

引一慎陽國於文義爲室世貧賤父爲牛醫類

況兩志均無慎陽國名乎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

移日不能去集解惠棟曰公羊傳二大夫相謂憲曰子吾之師表

也既而前至袁閔所一作閔集解陳景雲曰黃憲袁閔俱慎陽人



汝陽袁閔與憲同郡異縣則作閔非矣黃山曰易林送至子邦子

國猶言子邦耳不必定指侯國閔爲汝南郡功曹宜淑有此閔陳

以慎陽爲侯國是亦沿前注之謬也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

後漢有慎侯無慎陽侯慎亦汝南縣周斐汝南先賢傳憲黃中適

識之乎顏子顏回也集解惠棟曰周斐汝南先賢傳憲黃中適

莫敢踐其庭睹其流者不敢測其深閔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

論者咸曰顏子復生乎漢之代矣戴良集解惠棟曰良字叔鸞見逸民傳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

若宥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

言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論語顏回慕孔子之言也固難得

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集解惠棟曰案世說及袁宏紀皆作周子居汝南先賢傳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

天資聰明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爲太山太守甚有惠政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

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也各貪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

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

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集解劉攽曰案袁閔字奉高閔字夏甫此下言奉高則閔

當作閩也惠棟曰案汝南先賢傳袁宏字奉高一作閩黃山曰袁

閩字奉高見王襲傳袁閩字夏甫見本傳古人字依名立說文閩

門高也閩巷門也巷即鄉之重文鄉里中道皆在邑中所共也夏

中國之人也故閩字曰高閩字曰夏夏與閩宏又皆訓大也是則

以奉高爲閩字自出周斐之誤合陳劉二說此傳不宿而退進往

閩皆當作閩惟後徐碑傳所載則確爲袁閩耳

從憲累日方還或曰問林宗郭泰別傳曰時林宗過符恭祖恭祖

不輟輒從叔度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

乃彌信宿也雅曰側出汎泉正出濫泉汎音範濫音檻

雅曰側出汎泉正出濫泉汎音範濫音檻集解惠棟曰汎俗作汎

說先謙曰官本汎作汎注範作軌黃山云郭太傳載此事汎作汎

汎泛同義同爲孚梵切則音範不誤惟汎濫之濫乃盧噉切不當

音檻注既明據雅訓音檻自曰作汎濫爲礪錢大昭云此事又見

郭林宗傳者乃俗本以注文雜入蓋郭傳初太始至南州以下六

十七字接上注入汝南則交黃叔度皆引謝承書文故展轉致誤

也叔度汪汪若干頃集解惠棟曰千頃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不

可量也滄混憲初舉孝廉集解惠棟曰杜元凱女誠憲與同郡周

爲太守李偃所舉受版未行偃死子居等遂駐行喪偃妻于柩側

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曰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居者莫卹居

于是與伯堅即日辭行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

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

玘吝

玘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文當爲疵作玘者古字通也

將曰道

周性全無德而稱乎

道周備性全一無德而稱言其德大無能名焉

余曾祖穆侯

晉書曰

玄平安北將軍謚曰穆侯

汪生甯甯生泰泰生暉

集解錢大昕曰

案范甯撰穀梁集解往往

柔其先人及兄弟子姪之說詩宗作史

亦舉曾祖穆侯汪王父

貌淵乎其似道

老子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言淵深不可知也

淺深莫臻其分

清濁未議其方

廣雅曰方所也

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乎殆近也故嘗著論云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

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縣即今豫章縣也謝承書曰穉少爲諸生學嚴氏

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官算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

異行矯時俗問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縣以相還道無拾遺四察

孝廉五辟宰府三舉茂才也集解朱杭曰水經注轅水又北歷南

塘塘之東有孺子宅際湖南小洲上遺字記孺子宅在州東北三

里孺子少有高節迨美梅福之風乃於福宅東築室以居高士傳稱少以經行高於南州家貧常自耕稼非其

力不食集解朱杭曰袁紀此恭儉義讓集解朱杭曰袁紀此所居

服其德集解朱杭曰袁紀此屢辟公府不起集解朱杭曰高士傳

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答時陳拵為太守曰禮請若功曹稱不

命後公車三徵不就以壽終時陳拵為太守曰禮請若功曹稱不

免之集解何焯曰免疑作就惠棟曰通鑿作僻不之免胡注不辭

已功曹為浼故既謁而退集解朱杭曰袁紀稱既謁而退蕃饋之

引海內先賢符狀徐孺子徵聘未嘗出門陳仲舉為豫蕃在郡不接

賓客唯稱來特設一相去則縣之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陳蕃請

而之坐重席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就家而皆不就延熹二年

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稱等集解惠棟曰通鑑考異云

蕃薦五處士案二年胡廣已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

左傳曰晉三鄰害伯宗謂而殺之及欒弗忌韓獻子曰詩云思

皇多士生此王國

大雅文王之詩也思願也皇天也思願天多生賢人於此王國

天挺俊乂爲陞

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

左右助也

伏見處士豫章徐稭彭城

姜肱汝南袁闕

闕見袁安傳謝承書曰闕少修志節矯俗高厲

京兆韋著

著見韋彪傳謝承書曰爲三輔

冠族著少修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術藝

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

三事協亮天工必能裨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曰安車玄纁

備禮徵之並不至

集解朱杭曰陶潛聖賢羣輔錄魏明帝甄表徐榘云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妙德高偉清英絕

世前後三徵未嘗降志抗名山棲養志浩然有夷齊之高遠伯玉卷舒之術

帝因問蕃曰徐稭袁闕草

著孰爲先後蕃對曰闕生由公族聞道漸訓著長于三輔禮義之

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鍍自雕

說苑曰蓬生稊中不扶自直也集解惠棟曰邯鄲滄曹娥神亦引此語兩

句連文似有成語未知所出注引說苑殊未當也

至於稭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

傑出宜當爲先

如角之特立也

稭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

稭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

謝承書曰爲三輔

書曰舜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後災難一使  
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難徑到所起家隨外以水漬綿使  
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醜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  
集解惠棟曰魏文帝海內士品云孺子往會葬無言以自致齋磨  
鏡具自隨每所在貨磨鏡取資然後得前朱杭曰風俗通公車徵  
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  
命瓊既葬負肉舁舁涉澗之鵝齋一盤醴哭于墳前貞紀初稱  
少年遊學國中江夏黃瓊教授於家故稱從之諮訪大義瓊後仕  
進位至三司稱絕不復交及瓊薨常葬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  
稱乃往赴弔進爵哀哭而去人莫知者

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稱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

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時瓊孫子琰故五

其誰亦于倚廬哀泣而已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

故遺瓊門生茅季琰追請辭謝終不肯還朱杭曰袁紀時天下名

士遠近四方無不會者各言聞豫章徐孺子來何不相見推問喪

宰曰頃嘗有書生來邪對曰先時有一書生來衣蠶薄而哭之哀

不記姓字會曰必孺子也於是推選能言語者陳留茅季琰候與

相見酌酒市肉稱爲飲食季琰請國家之事稱不荅更問稼穡之  
事稱乃荅之季琰還爲諸君說之或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稱其  
失人乎郭林宗曰不如君言也孺子之爲人也清潔高廉饑不可  
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琰飲酒進食此爲已知季琰之賢故臨  
也所以不荅國事者是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何不知之乎臨

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

追盧處顧仆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豈一人可能救郭集及林宗

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

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小雅

詩此戒賢者行所舍主人之節雖吾無德曰堪之靈帝初欲蒲輪

聘穉會卒穉解惠棟曰豫章記徐孺子墓在郡南十四里曰白社

景于墓側立碑永安中太守梁郡夏侯子碑邊立思賢亭徐松碑

亭今並在松大合抱亭世世修治至今謂之聘君亭樂史曰徐孺

冢在洪州南十里今號白社朱杭曰徐孺別傳稱亡海內羣英論

其清風高致乃比夷濟或參許山夏侯豫章追美明德立亭於解

濂首號曰思賢亭通志載孺子墓在南昌進賢門外望仙寺東濱

濂道深五尺墓前有石刻隸書漢南州高士徐孺子之墓碑本

元明來傳說在此亦時年七十二子肩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

不仕謝承書曰肩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瘠血發病服闋隱居林

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因病不詣魏志曰歆字季魚平原人爲豫章

愛之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固病諸本同漢末寇賊縱橫皆敬

推尋文義當作固稱病不詣此脫去稱字也

尚禮行轉相約教不犯其間建安中卒李曇字雲

傳及善文俱云曇字子雲袁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

宏紀云子雲潁川陽翟人喪父躬事繼母繼母酷烈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苦執

勞不以爲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與徐孺子等海內列名五處

士爲鄉里所稱法集解惠棟曰袁紀鄉里有父養親行道終身不

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

云廣戚無廣縣所未詳也黃山曰郡國志廣戚故屬沛國前書地

理志屬沛郡爲侯國此云屬沛國指本志沛國言也光武建武二

十年徙封子輔爲沛王以郭后爲沛家世名族

也肱與二弟仲海季江

友愛天至常共卧起

房室以慰母心也

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曰係嗣當立



證云係嗣諸本同係當作繼黃山曰御覽五百十五引續漢書作繼案繫係繼古以同義通作易同人王注心無係吝釋文係作繫詩何彼禮矣毛序車服不繫其夫釋文繫本或作繼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

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彙解惠棟曰高士傳凡一舉孝

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也

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

兩釋焉謝承書曰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爲賊所劫取其衣

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

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復妄相侵犯棄物

而去肱車中尙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

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也彙解黃山曰御覽四百二

十引謝承書亦云但奪衣資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

衣服怪問其故肱託曰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

精廬卽精舍也彙解黃山曰儒林蔡玄傳精廬暫建彼注云精廬

講讀之舍又黨錮劉淑傳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是

精廬精舍皆研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

精學術之地也

不受勞曰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書

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闇已被韜面也韜藏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

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

武欲借寵賢德曰釋眾望乃白徵肱爲太守集解惠棟曰姜伯淮碑就家拜健爲太守

高士傳同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曰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

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闒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集解

惠棟曰風俗通遂乘桴浮于再曰玄纁聘不就卽拜大中大夫詔

書至門謝承書曰靈帝手筆下詔曰肱抗凌雲之志養浩然之氣

德不虧州郡以禮優不虧州郡以禮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鼠伏青

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

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集解惠棟曰碑

云從遊弟子陳留申屠蟠等乃建碑于墓甄述景行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

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海內先賢傳曰蟠在家側致甘露

百十五引續漢書每忌日下有哀戚白雉以孝稱集解黃山曰御覽五

也二字是因哀戚廢食非故不食也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讐姓

殺夫氏之黨吏執玉曰告外黃令梁配續漢書曰同縣大女緱

從母兄李士姑配欲論殺玉集解惠棟曰杜預蟠時年十五爲諸

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已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尙

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集解惠棟曰女記

伏聞大女緱玉爲父報仇獄已決不勝感悼之情敢陳所聞昔太

原周黨感春秋義辭師復讐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玉女弱耳無

所聞心無所敬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奮

發怒之心手刃刺讐僵尸流血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强瞻增

氣輕身殉義攘袂高談稱羨今聞玉幽執笄罹罪名已定皆心低

氣沮悵恨長歎蟠雖愚昧以爲玉之節義歷代未有足以感無恥

之孤激忍辱之子假玉不值明時尙望追旌閭墓顯其乃爲諫

也集解惠棟曰爲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

請識於廷尉也

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

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

潛味道守真不爲燥濕輕重律歷志曰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

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集解黃山曰論衡草木之生者濕濕者重死者枯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案濕重燥輕物理之

常王制言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剛不爲柔輕重遲速易齊亦以地氣之燥濕與人性之輕重並論

窮達易節易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方之於邕曰齒則長曰德則賢後郡

召爲主簿不行謝承書曰蟠前後徵辟文書悉掛于樹初不顧盼也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

集解惠棟曰高士傳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

子居亦字也同在大學子居臨没曰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

歸于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也從事義

之爲封傳護送傳謂符牒使人監送之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

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

人帳下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

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曰子

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樂音五孝反集解黃山

子訓傳注相拘教謂相曲誘使從貴也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謝承

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也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許朝政

自公卿曰下皆折節下之許謂橫議是非也許或作評也太學生爭慕其風曰爲

文學將與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孟子曰聖王不作諸

侯恣行處士橫議前書曰秦既稱帝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音義曰言由橫議而敗之列國之王至

爲擁篲先驅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官身親往師之卒有阮儒燒

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碣之間梁國有碣縣因樹爲屋自同傭

人謝承書曰居蓬萊之室依桑樹曰爲棟也集解惠棟曰注居蓬萊之室案謝承書蟠恥郡無處士遂閉門養志處蓬室依大桑

樹以爲棟梁王會汾曰蓬萊雖皆草名然古人或作蓬蒿或作蒿萊至蓬萊二字並用恐與山名相混此注萊字當是藁字之誤

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

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

不肯行曰黃子琬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

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

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曰手筆

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尙益固竊論先生高

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疾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

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

棲茹薇放棄也謂棄聲名也巢棲謂巢父也說文薇似薺也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

歌楚詞曰桑扈裸行史記曰箕子被髮今先生處平壤壤地游人

閒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集解惠棟曰蓋思云虛平壤異于巢棲茹

薇者也游人閒異于放聲滅迹者也吟典籍異于大笑狂歌者也襲衣裳異于裸身被髮者也故云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也

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

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

之何其可廢也欲潔其身而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

亂大倫首陽夷齊所隱山也

韓融融字元長韶之子也見韶傳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

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

續漢志曰徵爽爲司空融爲尚書紀爲侍中

唯蟠不到

眾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

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

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

琛寶喻道德也貞期謂明時也對偶也

道苟違運理用同

廢與其遐棲豈若蒙穢

蒙穢謂仕亂朝

悽悽碩人陵阿窮退

碩人謂賢者悽悽飢病貌

也言賢者退而窮處詩國風曰考槃在阿碩人之藹曲陵曰國陵升也藹飢也藹音苦戈反

韜伏明姿甘是堙

堙埋沈也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終

後漢書五十三

震志愈篤

集解惠棟曰郡國志云魏州楊震宅西有龍望原南崖有太尉公藏書窟太原初有獸人入穴見古書二千餘

卷

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

冠音貫即鶴雀也鱸音善韓子云鱸似蛇臣賢案續漢及

謝承書鱸字皆作鱸然則鱸鱸古字通也鱸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鱸卿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鱸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鶴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爲鱸明矣集解沈欽韓曰莊子寓言篇作觀雀音義觀本亦作鶴與此冠雀同荀子王制篇富國篇鱸鱸或作鱸集御覽者誤以爲鱸節之鱸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

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

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

集解沈欽韓曰隸釋太尉楊公碑舉茂才除襄城令遷荆州刺

史案漢制舉茂才者例爲令令則直遷刺史不須四遷也四字衍

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

經昌邑

昌邑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西北

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

至夜懷金十斤已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

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君知我知天知地知先謙曰東觀記

惟作天知神知則四知不全

何謂無知

集解沈欽韓曰四知廟在萊州府昌邑縣東北

密愧而出後轉



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  
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曰此遺之不亦厚

乎元初四年徵入爲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曰實震舉

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

倫字仲桓謝承書曰薦楊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集解惠棟曰案儒林傳

倫字仲理東昏人倫理名字相副作桓者未詳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爲

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

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曰得賢

爲本理曰去穢爲務

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左傳曰爲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是曰唐虞俊

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曰致雍熙

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庶績

咸熙雍和也熙廣也

方今九德未事

尚書皋繇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

而廉剛而塞強而誼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

嬖倖充庭

論法曰賤而得愛曰嬖

阿母王聖出自賤

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

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

燥居溼絕少分甘也集解棟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

曰宋均注少則自絕材則分也左傳曰縉雲氏有不材子聚斂積實不外交屬託擾亂

不知紀極知紀極集解惠棟曰富辰云女德無極外交屬託擾亂

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誠牝雞牡鳴牝雞也牡雄也尚書古

之晨唯詩刺哲婦喪國詩大雅曰哲夫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

家之索嚴公莊公也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曰為失教莊明帝諱政

馬左傳鄭莊公殺母弟段稱鄭伯譏失教也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論

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家人卦六二爻解

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也也鄭玄注曰二為

陰爻得正於內五陽爻也得正於外猶婦人自修正於內丈夫修

正于外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在下

水在上離之象也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

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

之私割不忍之心詩國風碩人篇序曰曹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

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嘆詩小

曰鶴鳴誨宣王也鄭玄注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

朝無小明之誨

詩小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也小明者言周幽王曰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策解惠棟曰

案鄭氏葉氏謂漢氏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恭

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棟案伯起已用詩序

乃知宋人之妄先謙大東不興於今詩小雅序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鄭玄

曰官本誨並作悔是詩小雅序曰人勞刺厲王也

於東言賦敵多也勞止不怨於下其詩曰人亦勞止迄可小康

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曰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

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護泗水王欽之從曾孫

瓌遂曰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

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呂防

篡也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不子當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

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

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

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目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  
申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謫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  
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  
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閔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  
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言非己本心震曰如朝  
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尙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  
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漢官儀

春武原人卽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

太爲阿母修第集解王補曰官本太作大大者無限極之謂前書

鮑宜論丁傳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何武等可大委任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

是也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

言有儲蓄人無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彌彌猶稍稍也

其失也。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臣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集解通鑑胡注

三邊東西北也。袁紀作二邊。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

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

第舍。津城門洛陽南。合兩坊而爲一。宅里卽坊也。雕修繕

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

數十處。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憚兄

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侍。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承等分

威其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集解。惠棟曰。指劉授。承望旨意招來

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有臧錮之禁錮之

人也。集解。惠棟曰。臧吏三世禁錮。故云臧錮棄世。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謹。咸曰財

貨上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集解。惠棟曰。穀梁文也。

穀梁文也。穀梁叛作慙。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有若

對魯哀公之詞 惟陛下度之豐儉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

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

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

去年十一月四日案解通鑑考異曰下文其日戊辰京師地動臣

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集解惠棟曰坤彖云安貞吉傳曰

承陽之義也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干

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

已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倚邪也柱無所

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

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驕溢踰法多

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集解惠棟曰前書刑法志云延平摛

磨賣道路謔譁眾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

宿雪春節未兩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

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尚書洪範之辭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

爲美食爲美食策解惠棟曰鄭元尚書注云此凡君抑臣之唯陛下奮乾

剛之德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棄驕奢之臣已掩

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

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已其名儒未敢加害尋

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已

問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

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謗之木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尚書曰自

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所曰達聰明開不諱

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

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與眾也詩曰藹于誘芻蕘與人之言芻蕘左氏傳曰藁

輿人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

集解惠士奇曰張皓傳清河趙騰

謀也疏諫得減死一等此河間趙騰名同而事亦同一在安帝之末一

在順帝之初時又相近然彼得減罪一等此乃伏尸都市或記者

誤耶抑一時而有兩趙騰耶顧炎武洪亮吉說同王補曰考袁紀

通鑑均係之安帝延光三年並無順帝即位張皓救騰事子謂此

斷爲楊震事傳者誤以屬張皓范氏遂兩存之以附於傳疑之條

豈有三年之中姓同名同地同事同特一尸都市一減死罪爲兩

異又何以並不見他書邪故證以袁紀通鑑可無兩趙騰之疑矣

史家好拙故說以博異聞如本書設稱事於徐禕傳見之及傳陳

蕃則又以爲周穆文勝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

則史聖人所以慨也

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

史謂府吏也集解通鑑胡注案漢諸官府

皆有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

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

怒也

且鄧氏故

吏有悲恨之心

震初鄧騰辟之故曰故吏

及車駕行還便時太學

且於太學待吉時而後入

也故曰便時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也

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

綬於是柴門絕賓客

集解通鑑胡注柴塞其門也惠棟曰淮南子道應訓柴箕子之門柴門猶杜門不通賓客



也王鳴盛曰周勃傳勃爲洛陽令令屬吏折辱皇后弟黃門取實篤免官後竇氏貴盛勃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是也

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

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集解王會汾曰夕宋本作几案種鬻傳亦有夕陽亭從監本是惠棟曰東

觀記洛陽都亭袁宏紀洛陽沈亭通鑑作几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慷慨悲歎死者士

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

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已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

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醑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俗風

通曰齊公子雍食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

柔于移其後氏焉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譴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隕涕說文

以牛車薄輿載柩還歸郵境上行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集解沈欽韓曰此如今之鋪卒

諸公文者世說俗誕篇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蓋郵卒本雇人爲

之今震諸子以歲餘順帝卽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

罪請使代也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集解沈欽韓曰蘇

沛相揚統碑孝順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見帝嘉其忠 贈錢百萬曰

臣之裔詔拜郎中是不獨二子爲郎又思及其孫 禮改葬於華陰潼亭 墓在今潼關西大道之北其一尙存集解先

西七里是道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

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曰狀上 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下地

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時連有災異帝感

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

同茲在藩 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禮悌君子無信讒上天

降威災眚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

折我其危哉 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今使太守丞曰中牢具祠

魂而有靈備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

高舒亦得罪曰減死論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

子 集解惠棟曰太尉碑云長子牧富波侯補次讓趙常山相次秉

誤也棟案世系云太尉五子牧里秉讓奉周壽長子牧富波相富

昌曰傳與碑不及里者或未仕早天故不載也

縣屬汝南郡集解惠棟曰世系云牧字孟侯太尉碑云牧子統金城太守沛相案統碑云統少有令問順帝特召爲郎歷常山長史

健爲府丞銅陽侯相金城太守車騎將軍從事

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以重帝建寧二年卒

百八十一謝承書云奇字公挺震之元孫少有志不以家勢爲名

交結英彥不與豪右相交通於河南族氏界中立精舍門徒常二

百人書鈔五十八謝承書

云奇字公綽與御覽異

性敏暢入補侍中天子所

問引經據義靡不條對

帝常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

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強項言不低屈也光武

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爲汝南太守帝崩

後復入爲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德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

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催部曲將宋暉楊昂令反催催由此孤弱帝

乃得東

魏志曰繇爲黃門侍郎催脅天子繇與尚書後徙都許

封奇子亮爲陽成亭侯

亮舊宅在門鄉縣西南集解錢大昭曰此

穎川縣亭案文當是追封奇爲陽成亭侯

以子亮襲爵先謙

震少子奉 集解惠棟曰世系云奉字季叔城門

曰官本門作閔是 校尉中書侍郎案中書常作黃門

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曰爲能世其家敷早卒子眾亦傳先業曰

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眾率

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 太陽縣屬河東郡 建安二年追前功封務亭

侯 郡國志桃林縣有務鄉音莫老反 集解惠棟曰郡國志宏農郡

宏農縣有桃邱聚故桃林有務鄉桃林非縣名註說洪頤煊曰

劉左傳與赤眉戰於務鄉李 注續漢志弘農有務鄉得之 震中子秉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 集解惠棟曰蔡

邕揚公碑云四方學者 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 集解惠棟曰謝

自遠而至蓋踰三千 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 集解惠棟曰謝

承書云秉拜侍御史多所彈糾名 頻出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 集解

由此顯京城咸稱有宰相之才 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

入私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曰廉潔稱 集解惠棟曰此

應事謝承書序入 桓帝卽位曰明尚書徵入勸講 勸講猶 拜太中

延熹三年免官後 侍講也

大夫左中郎將選侍中尙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

胤梁冀子也胤梁胤沈欽韓曰袁宏紀云幸梁不疑是日大風拔樹

府梁冀子爲河南尹在元嘉初元之後袁紀是

晝昏乘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

人自召左傳閔子騫之詞集解何焯曰注誤以閔子騫爲子騫此

風迅疾殆傳寫致然文選注中亦如之王補曰袁紀此下有乃者暴

必有異集解惠棟曰高誘云問雷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詩大雅曰敬

聲頓顙自拍解謝咎也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詩大雅曰敬

驅馳敬天之渝無放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詩大雅曰敬

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也前書音義曰漢自非郊廟之事則鑿

有靜室令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清室自非郊廟之事則鑿

旗不駕漢官儀曰前驅有雲故詩稱自郊徂宮詩大雅雲漢之

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萃卦辭也假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尙列其

誠左傳齊莊公如崔杼況曰先王法服而私出榮游法服謂天子

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集解王降亂尊卑等威無序等

謂威儀有等差也左傳曰侍衛守空宮絃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

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也

變任章之謀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  
亡在郡城界中夜立服入廟居廟間執儀立于廟門

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也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奕世受恩奕猶重也策解先

臣得備納言納言尚書又曰溥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策解王補曰見

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恐帝不納并曰病

乞退策解先謙曰官本并作秉是出爲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

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

六年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曰諫受罪

策解沈欽韓曰袁紀李雲事在二年此傳與紀同在三年然誅梁

冀立皇后皆在二年雲上書指此二事當從袁紀推校第五種及

秉傳定在二年則紀言三年謝承書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日秉免

歸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其年冬復徵拜河

景慮齋錢百餘萬就以餉秉秉閉門距絕不受策解錢大昕曰案第五

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爲濟陰太守策解錢大昕曰案第五

者傳以爲超弟子曰威罪爲刺史第五種所劾寤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

從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乘當窮究其事

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尙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

魯多盜

左傳曰邾庶其以濼聞丘來奔於楚魯多盜臣賢案黎比苗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策解王會汾曰案左傳文公十

八年莒僕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季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方器則奸兆也但杜氏注不言莒僕名黎比又與此文不相當

等無狀聲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復命令得逃竄先謙

曰官本無命字是寬縱罪身元惡大愆終爲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

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寬坐輪作左校曰久旱赦出會日食

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

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

其罪尙書令周景與尙書邊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

居行義曰退讓爲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遜遁退食足抑

苟進之風

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謂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夫

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

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

聖朝弘養宜用優

游之禮可告在所屬

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在字

喻曰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

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

七年黃瓊薨秉乃爲太尉范書不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

載瓊爲太尉又在五年未詳孰是

官

任謂保任

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

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縉

先謙曰官本作錯是

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

集解通鑑胡注

枝葉謂中臣族親也

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

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

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曰狀言三府廉察有遺

漏續上

集解通鑑胡注言各官實覈所部以當斥罷者言之公府更察其遺漏者續上狀使無有佚罰者

帝從之



於是秉條奏牧守曰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

守孫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

拜爲郎乘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三署郎解帑臧空虛浮食者

眾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爲池澆濯讜穢宜絕橫拜曰塞覲覲之端

左傳曰下無覲覲杜預注曰無冀望上位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

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曰車駕當至因

傍發調多曰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曰狀副言公府南陽

郡荊州所部也秉選惠棟曰袁宏紀延熹三年五月甲戌詔曰及

汝南太守張彪故河南尹鮑吉與朕有潛龍之舊皆封列侯

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

王建國順天制官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

之法明王奉順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

此道建邦設都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坐後聚二十五星蔚然曰郎

位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舉陶誠虔在於官人尚書舉陶誠舜曰

聚也

集解惠棟曰蓋思云案今尚書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頃者道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與此異也

路拜除恩加豎隸爵曰貨成化由此敗所曰俗夫巷議白駒遠逝

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詩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穆穆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言宣王官失其人賢者乘白駒而去之

清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目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

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威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

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謝承書曰秉奏參取受罪賊累  
億牂荆男子張攸居爲富室參

橫加非罪云造說言殺攸家人人沒入墮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

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時捶殺以

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糾持以謝一州  
又曰京兆尹袁達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

不可乘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  
稱紀

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

公褒舉已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  
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饍僕妾盈執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

呂尚茲

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爲秦相國侈富於王室尚

也

猶加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尊重必有

自疑之意臣愚曰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歎之父奪閭職

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曰爲至戒

左傳曰齊懿公

之爲公子也與邴歎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偃而刑之而使歌僕納閭職之妻而使驪驂乘夏五月公遊于申池歎以扑扶職職

怒歎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傷職曰與刑其父蓋鄭詹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

來而國亂四佞放而眾服

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其佞也曰佞人來後魯莊公取齊淫女卒爲

後敗四佞卽四凶也

集解曰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

有虎

異與也詩小雅曰取彼藩人投畀豺虎集解

若斯之人非恩

所有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

召秉掾屬問之公府外

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尚書誌掾曰夫設官分職各有司存

三公統外御史察內

秉使對曰春秋趙鞅呂晉陽之甲逐君側之

今越左右何所依據



家學篤志博聞嘗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

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

公之命後召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

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

於華光殿中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集解惠棟曰袁

學則所習爲小桓君章句也宏紀賜與劉寬劉濟侍講於華德殿蘇輿曰楊震受

御坐集解惠棟曰案張奐傳建寧二年四月壬辰青蛇見惟五行志云熹平元年

甲午青蛇見御坐通鑑考異從袁紀帝曰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

災休徵則五福應休美也徵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咎徵則六

極至咎惡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夫善不安來災不空

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日之推移陰陽

爲其變度集解惠士奇曰周官曰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尙

賦祓十日想以此

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

我謂君也天意欲整齊于

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

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

君不台大中是謂不立蛇龍陰類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詩小雅也虺蛇穴居陰之類故爲女子之

也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昭公殆曰女敗

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兄昭

公立爲鄭君後雍亂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

蛇鬪鄭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傅瑕仕於鄭欲內厲公故內蛇死者

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公宜布恩施惠以撫百姓舉

賢崇德以厲羣臣觀察左右以省姦謀則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

起矣昭公不覺果殺於傅瑕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效也詩云惟

虺惟蛇女子之祥鄭昭公殆以女子敗矣集解惠棟曰案左傳乃

子僕非昭公也賜據洪康王一朝晏起鬪睢見幾而作前書曰佩

範五行傳故與左傳異康王一朝晏起鬪睢見幾而作前書曰佩

雖嘆之音義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

嘆而傷之此事見魯詩今亡失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昔周公承

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

門不擊柝鬪睢之人見幾而作也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

則苞苴通故殷湯曰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

洪範曰湯自伐桀後

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

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言未已而天大雨集解惠棟

曰濟止也先謙曰官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

制受元吉之祉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也抑皇甫之權制黷妻之愛妻

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黨用后則蛇變可消禎祥

妻寵而居位也詩云皇甫卿士豔妻煽方處也則蛇變可消禎祥

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殷王太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景公時熒惑守心修德而星退舍

並見二年代唐珍爲司空集解錢大昕曰靈帝紀熹平二年正月史記二年代唐珍爲司空

空七月司空楊賜免太常唐珍爲司空空是賜代宗俱而珍代賜也傳誤曰災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

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爲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自次而帝好

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蒸眾也故立

君長使司牧之司主也是曰唐虞兢兢業業兢兢戒慎業業危懼

業業一日周文日昃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明慎庶官俊父在

職三載考績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曰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

執者旬日累遷守眞之徒歷載不轉勢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

詩所爲訓作

詩小雅曰陟彼北山言採其杞借借士子朝夕從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又聞數微行

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執極樂遊之荒

樂樂也詩云樂于遊田書政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事日墮

許規切集解惠棟曰古墮字皆作墮魏修孔子廟碑云百事墮壞是也俗皆作墮

大化陵遲陛下

不願二祖之勤止

二祖高祖光武也詩云文王既勤止

追慕五宗之美蹤

文帝太宗武帝世宗

宣帝中宗明帝顯宗章帝肅宗也

而欲已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

及前人也

孫卿子曰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惡

而不知修今之善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知襲積其所以安存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也宜絕慢傲之

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

板謂詔書也易剝卦曰貫魚以宮人寵言王者

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集

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

劉向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齊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也極醜無雙白頭

深目長壯大節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凸胸皮膚若漆年四十行嫁不售自謁宣王舉手撫膝曰殆哉殆哉曰今王之國西有衡

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安此一殆也瀟臺五重萬人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于山林詔諫被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修諸侯之禮內



不乘國家之政此四殆也集解沈欽韓曰列女傳壯遐邇有憤怨

作指凸作出行作術四十新序及初學記並作三十括結地易

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曰括囊無

咎無謹自手書密上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後坐辟黨人免復拜

光祿大夫光利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洛陽記殿在九龍

雅曰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鬪者爲雌曰蜺集解惠棟曰謝承

書云嘉德殿前有青赤氣沈欽韓曰眾經音義引郭注與此同今

釋天注無其語詩正義爾雅疏引作音義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

署戴延之西征記曰太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曰祥異禍福所在

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光利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

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固詣金商門

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幃中爲都坐漏下未盡三刻中常侍育

賜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坐東西十門劉龍隴訓北

面賜南面曰碑華邕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卓兩常侍又

論旨朝廷以災異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

等稱臣再拜受詔起就坐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

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

女婿

張禹成帝時爲丞相以師傅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曰臨問之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

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屬少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少子

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給事中也

朱游欲得尙方斬馬劍已理之固其宜也

朱雲

張禹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在大臣不能匡主臣願得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尙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

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馬也並見前書吾曰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言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

之經傳或得神曰昌或得神曰亡

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

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國語曰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黔遂商之興也禘杌次于平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鷩

鷩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郟也國家休明則鑿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

詩人所謂蝮螫者也

韓詩序曰蝮螫刺奔女也蝮螫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蝮螫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

臣子爲君父隱蔽故言莫之敢指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

德曰色親

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比類也。鄭玄注曰：親，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也。

方今內多

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曰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

復投蜺可謂孰矣

孰，成也。集解惠棟曰：指嬖倖也。公羊傳云：季氏之惡已熟矣。

案春秋識曰天

投蜺天下怨海內亂

春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竟見宋均注曰：投竟，投應也。

加四百

之期亦復垂及

漢終于四百年。解見獻帝紀。

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

宮

春秋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君恐失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面聽之，以厭

神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望謂祭以謝過也。流俗本山山作升者，誤也。

易曰天垂

象見吉凶聖人則之

上繫之詞。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其專國朝

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曰蟲篆小技見寵於

時

法言曰：賦者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集解沈欽韓曰：晉書衛恒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李壁王文公詩注

時天下工書者皆聚於鴻都門。

如驩兜其工更相薦說

尙書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屏功。旬月之間

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

集解惠棟曰：松後爲奉車都尉，見劉陶傳。

任芝居納言都儉

集解

惠棟曰三國志注儉字正祖梁鵠集解惠棟曰三國志注鵠字孟黃安定人俱曰便辟之性佞辯之

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措紳之徒委伏吠畝口誦堯舜之言

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楚詞曰冠履兮

雜處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

蜴之誠詩大雅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人卒

又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注云虺蝮蛇也虺蜴之殆哉之危莫過

於今無鹽女之詞解見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

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

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謂變改而銷復之集解惠棟曰漢斥遠

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詩曰張仲孝友又

甫補之皆周宣王賢臣也斷絕尺一集解蘇與曰事由中下者為尺一光武時

在尚書者詔板宜有定式除拜諸令由府具板經上覽乃下自宜

妾用事乃借尺一之名行之桓帝時賈武諫言黃門侍郎自造制

度妄尊非人觀靈帝時乳母趙嬈及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詔事

實太后數出詔命有所封拜故陳蕃請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賈

賈陽球自司隸校尉徒衛尉曹節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

觀車而李雲上書亦言尺一拜用不經省御蓋此等詔書上不經

天子下不歸臺閣始如唐世斜封之類抑止榮游留思庶政無敢

故賜請斷絕尺一又云割用板之恩也抑止榮游留思庶政無敢

怠違翼上天還威眾變可弭集解先謙曰官本弭作彌同老臣過受師傅之任

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憤憤之心哉憤憤猶勤

勤也音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曰師傅之

力俟反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

邵爲司徒集解沈欽韓曰案文當有二年冬三字此傳與紀並云從光祿勳爲司徒袁紀作太常帝欲造畢

圭靈現苑集解沈欽韓曰袁紀爲三年事其年夏虎見平樂觀又見憲陵詔問司徒楊賜對曰虎者金行參伐之精狼戾

之獸也今在位率多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

著暴貪殘酷虐乎集解惠棟曰韋昭國語注規猶存也先謙曰欲曰爲苑昔先王

田集解惠棟曰韋昭國語注規猶存也先謙曰欲曰爲苑昔先王造園裁足曰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

池右作上林

鴻池在洛陽東上林在西

不奢不約曰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

曰爲苑圃壞沃衍

杜預注左傳曰沃平美之地也

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

所謂若保赤子之義

書曰若保赤子唯人其康乂也

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陽嘉元年

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名有

可曰逞情意順四節

平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也

也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

宜惟夏再卑宮孔子曰禹惡衣服卑宮室也太宗露臺

之意

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也

曰慰下民

之勞

集解先謙曰書奏帝欲止曰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錢大

斫曰案中常侍惟宦者爲之樂松初爲鴻都文學觀職較難爲侍中祭酒觀鱗又爲奉車都尉觀鱗皆非宦者之職賜前上書言樂

松處常伯漢人稱侍中爲常伯則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曰

爲小齊宣五里人曰爲大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

人同之猶以爲小不亦宜乎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孟子不

同也集解惠棟曰王懋云世說樂松之語云齊五十里乃知非

五里也當時史文于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十里近于百里四十

七

聖近于五十樂松舉其大要耳揚雄亦曰文王之圖百里齊宣王  
之圖四十里是亦明以文王之圖爲百里文王之圖豈真百里哉  
章懷不深攻耳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曰病

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

衣單複具曰襲

自所服冠幘綬玉壺

革帶金錯鈎佩

金錯以金問錯其文

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因言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

執左道稱大賢曰誑耀百姓天下緡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

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

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曰孤

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

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

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也

賜遂上

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

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

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

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

所注之籍錄

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

邑千五百戶

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帝感悟遂下詔云大司馬楊賜效德

允元忠肅恭懿親以尚書侍講累評張角始謀禍釁未彰賜陳便

宜欲緩誅夷令德既光嘉謀怛然詩不云乎無德不報無言不讐

故褒成君孔霸故太尉黃瓊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濟字元

侍講先帝並宜茅土之封

人濟張並入侍講集解官本考證曰宋本作俱入侍中講

輔曾孫並入侍講入侍下不得再加中字宋本不可從

自巳不

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

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巳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

民皋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吝恥也殷盛也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

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

植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人

言皋陶不預其數者蓋恥之

遂固辭集解沈欽韓曰蔡邕揚公碑

方惟明折獄據碑所云

似賜已經爲廷尉也

自巳特進就第二年九月復代張溫爲司空

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祿服賜錢三百萬布

五百匹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挺生也九德

即皋陶謨九

德三葉宰相輔國曰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詩大雅曰文王初載

毛萇注云載職也



遂階成勳曰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

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袞職弭難又豈雖受茅土未荅厥勳哲人

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記曰孔子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

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前書張禹爲丞

相以老罷就第以列侯朝期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漢雜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賜位特進在三公下贈司空

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

林騎輕車介士續漢書輕車古之戰車也同朱輪輿不巾不蓋插也集解先謙曰官

本同作前後部鼓吹又敕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續

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轡朱斑輪鹿文飛軫九旂降龍騎吏

四人皆帶劍持榮戟爲前列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功

曹皆帶劍車道主簿主記兩車爲從也集解劉攽曰注案後漢志

文此不台有三百石長四字又云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

導此文少督盜賊三字又少一三字又誤導字也蓋門下公卿已

五吏賊曹一督盜賊一功曹一主簿一主記一凡五車也公卿已

下會葬諡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

禮書而小祥又替而大祥鄭玄注云祥吉也言

其漸即  
吉也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

曰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華嶠書曰與馬日磾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遷侍中京兆

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率權官財物七千餘萬華

書曰甫使門生王翹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集解官本考證

曰楊應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爲侍中五官中郎將遷

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

董卓爲司空其冬代黃琬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

曰違其難也遠避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

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集解惠棟曰石包室中之識也蘇竟與劉襲書曰孔明祕經爲漢赤

制元包幽室文隱事明蓋此類也宜徙都長安曰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

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盤庚殷王之名也胥相也遷都於亳

殷人相與怨恨湯遷亳仲丁遷囂河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

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度度也言無可

度之事也書曰四方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

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如糜粥之沸也詩曰如涕如石

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

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

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曰大兵

驅之可令詣滄海言不敢避險難也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

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沮止也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

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

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集解沈欽韓曰帝紀卓為相國在中平六年山東兵起非一日

可禁故當遷曰圖之此秦漢之執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

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爲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

集解惠棟

曰播後爲廷尉李

惟之亂爲所殺也曰災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卽拜光祿大夫十

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曰病免復爲京兆尹光祿勳

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爲司空曰地震免復拜太常與

平元年代朱雋爲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

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還洛陽復守尙

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

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讒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

曰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

集解通鑑胡注彪傳彪子修袁術之甥彪蓋娶于袁

氏也惠棟曰古文苑載曹公卞夫人與楊太尉夫

人袁氏書又楊夫人答書稱彪袁氏頓首是也誣曰欲圖廢置

奏收下獄

集解王鳴盛曰魏志滿寵傳作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

獄者許

縣獄也劾曰大逆

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愆君之明也楊彪獲罪懼者甚眾集解劉攽曰案此注當在見操曰下

又當云融見操曰云云少融見曰三字將作大臣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

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

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況曰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易文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操曰此國家之意集解通鑑胡注融曰假使成王殺邵

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搢紳說文曰纓冠素也鄭玄注禮記曰綬冠飾也紳

帶也搢插也插笏於紳也或作搢者淺赤言帶之色所曰瞻仰明公者曰公聰明仁智輔相

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

左傳曰季文子謂晉韓穿曰四方諸侯誰不解體杜預注曰言不復肅敬也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

拂衣而去不復朝矣若以非罪殺彪融則還為魯國一男子不復更來朝也操不得已遂理

出彪集解沈欽韓曰滿寵傳彪付縣獄荀彧或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大祖言之

曰楊彪考訊無他詞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大祖即日敕出彪四年

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曰恩澤為侯者皆奪封彪父賜以師

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攀

集解通鑑胡注攀閭緣反牽縮也

不復行積十年後子

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

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前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爲弄

日磾適見之惡其

淫亂遂殺弄兒操爲之改容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

典略曰修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

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

並爭與交好集解沈欽韓曰世說捷悟篇楊德祖爲魏太子以下

作相國門始構檟稱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

令壞之既竟日門中活闕字王正嫌門大也又魏武征袁本初治

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眾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

所以用之謂可爲竹牌楯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

答之與太祖意同眾稱其辨悟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

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

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

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

集解先謙曰嚴謂治裝操於此迴師修之幾決多

有此類修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荅記敕守舍兒若有

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也廉察

解沈欽韓曰世說注文士傳修嘗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爲荅對

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白事必敕出相反覆若案此次第

連荅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於此忌修且曰袁

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續漢書曰人有白修與臨淄侯曹

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誘誦

陵侯章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

魏志注典略曰二十四年秋以修前後漏洩言教交關諸侯乃

收殺之是時臨淄侯植以才捷愛幸降意投修植後以驕縱見疏

而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

晚也其意以爲坐曹植也古文苑操與彪書曰與足下同海內大

姓騷擾吾制鍾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

與吾同懷卽欲直繩願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卽有貨將

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

十五篇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楊修集二卷錄一卷

及魏文帝受禪欲曰彪爲太尉

先遣吏示旨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令近臣宣旨

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

能有所補益。年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受光祿大夫。

策解先謙曰：官本受作授是。賜几杖衣袍，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

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

杖而入，待曰賓客之禮。策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朝見位次三公如

行馬，致吏卒以優崇之。沈欽韓曰：魏志黃初二年冬十月，授楊彪

光祿大夫，裴注秩中二千石。愚案彪之苦節幽貞，始終如一。在魏

代欲飾美談以掩篡迹，若著於彪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

傳徒積清名，袁紀削之，斯爲得體。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

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華嶠書曰

袁氏累世宰相，爲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爲奢僭，能守家風，爲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論語載孔子

持者，論臣當輔君也。策解先謙曰：官本者，下論作論是。誠曰：負荷之寄，不可曰虛冒。負荷之

之儔。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爲上相，抗直方，曰臨權

枉不君，無不利也。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易曰：王



匪躬易曰德積載重也之故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章賢平當父子繼踵宰相信哉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先世章平方之蔑矣並相繼爲丞相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言世爲國柱臣也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

諱彪誠匪忒也忒差也修雖才子渝我涪則渝變也集解劉攽曰案楊

雲自敘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曰修家子雲又似震族亦是楊

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亦實然也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木從才

相半未知所從學者辨之玉鳴盛曰震秉賜彪四世名德彪爲操

所忌幾死得免修當遠去權勢翰晦以避之反爲操總知內外與

丕植親昵又數炫其才於操死非不幸袁紀言自震至彪皆儒素

相承孝友篤誠不忝前烈修有俊才而德業之風盡矣意與范同

先謙曰古从木从手旁之字多

通作揚雄卽楊雄也說詳雄傳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終 後漢書五十四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四校補

楊震傳宏農華陰人也

地詳獻紀

銜三鱸魚注鱸字皆作鱠

官本注無字字

舉茂才四遷集解沈欽韓曰

至四字衍

案范書凡言舉孝廉茂才幾遷皆上溯始仕經過吏

職數之漢世察舉率歸吏職故世祖詔書亦云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也舉孝廉者例爲郎舉茂才例爲令郎令卽所遷之官孝廉茂才非卽官非有前官則不得言遷震始仕由州而郡而大將軍府而襄城令乃爲荊州刺史蓋已歷四遷矣沈謂四字爲衍誤也

步從至太陽注太陽縣屬河東郡

今解州平陸縣東北續漢志太陽地理韻編太陽北魏縣今

地同太陽

秉字叔節

柳從辰曰御覽二百七引張璠漢記作字叔卿

唯人自召

官本自作所

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尙列其誠注左傳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爲杼

所殺也

案毅梁宣九年傳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甯僕

人殺夏徵舒楚子入陳

注引左傳齊事似未合

特蒙哀識

案哀字疑當作表

出爲右扶風

柳從辰曰袁紀謂梁冀怨秉出爲扶風太守

太尉黃瓊

柳從辰曰太尉袁紀作太常又袁紀

載秉上疏在元嘉元年而瓊爲太尉在永興二年則作太常是也案本書桓紀元嘉元年十一月後置瓊於閏月始由太常

爲司空亦與袁紀合

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

柳從辰曰袁紀云當冀之時抑而不用

延熹二年白馬令李雲曰諫受罪集解沈欽韓曰至事無齟齬也

案李雲傳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並封列侯立掖庭民女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據桓紀誅冀立后封單超等皆在延熹二年八月以後再數月間迫年終矣雲由縣露布上書或仍在二年至逮雲至洛陽獄雜考定罪固當至三年也則此傳言雲曰諫受罪紀言雲下獄死均屬之三年非有誤也沈謂當從袁紀而袁紀亦係承二年事終言之何可過泥至第五種爲單超所陷事本在前任方突獄亡走事又在後觀此傳文以先是二字別之似與超之死原無齟

軀且於李雲事亦無涉沈乃謂推按第五種秉  
傳定二年則紀言超死事無齟齬豈其然哉

匡慮秉當窮究其事

官本究

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七年黃瓊薨秉乃爲太

尉柳從辰曰袁紀書瓊薨與本書瓊傳卒年合但本書桓紀延

尉熹四年太尉黃瓊免劉矩代五年太尉劉矩免楊秉代與此

傳抑無不合若據范書瓊四年已罷太尉袁紀於七年書太尉

黃瓊薨爲故太尉矣案袁紀與范書不符處儘多原不礙爲異

惟七年書太尉黃瓊薨不免有誤據瓊傳罷太尉

之後尙曾一爲司空卽書前官亦不當仍書太尉矣

秉劾奏參注應捶殺官本注捶

必求事中傷沈銘彝曰唐書苗晉卿傳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

之門賊中傷則枉直  
無辨而譏間之術行

賜字伯獻集解惠棟曰至袁宏紀字子猷柳從辰曰今袁紀作字

猷與此

休徵則五福應注四曰攸好德官本注攸作適案前書五行志彝

傳同

倫適敘攸亦作適知古書通作

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昔周公承文

王之盛

柳從辰曰今袁紀公作王又三家詩義集疏引作周康王是今本王上仍脫康字案關雎之作古今文說各不

同惠據袁紀作周公晏起海一異說然周南本承文王之化而繫之周公此文又僅言夫人不鳴璜而不及后疑亦有所據

終濟亢旱之災集解惠棟曰濟止也

案濟度也訓止義窒

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注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

案此从木之穀非从

禾之穀各本注皆未正

極樂遊之荒注詩云樂於遊田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柳從辰曰樂于

遊田乃尚書無逸篇文詩云當作書云書曰當作又曰案注引書無逸文是也惟當引作不敢樂于遊田如僅引未四字是西京賦句非書文矣至內作色荒二句乃晉世所出偽古文則非桓君章句所有也且使偽古文而可引則引乃樂遊無度不反勝無逸篇文乎當改云詩云好樂無荒孟子從歌無厭謂之荒

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注舉手撫膝

官本撫作拊柳從辰曰作拊與列女傳合新序作肘膝案

爾雅釋訓拊拊心也釋文拊本亦作撫知撫拊古通作列女傳舊亦作撫

後坐辟黨人免

案靈紀免在六年十二月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嘉德

殿前有青赤氣

柳從辰曰袁宏紀光緒元年六月丁丑溫明殿庭中有黑氣長十餘丈形貌似龍案袁紀所載

與續志投蜺合而與此傳文注迥異惠氏獨引謝承書者以殿名既同爲嘉德而青赤兩色又卽注引郭璞爾雅說所謂雙出者於傳文虹蜺均有證明也羽翼范書足稱補注矣

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曰祥異禍福所在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

至給筆硯爲對

案邕集所記已見本書邕傳虹蜺事卽特旨密問者也據本書桓紀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

氣墮所御溫德殿庭中七月壬子青虹見御坐玉堂後殿庭中實各爲一事章懷彼注於青虹之見曾引賜傳云墮嘉德殿前是此傳所傳乃七月壬子事而續志及袁宏紀皆誤合六月丁丑事爲一事則虹與氣無別矣

或得神曰昌注商之興也構杙次于平山

官本平作丕案平乃平之譌

蜺之比無德曰色親注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

錢大昭曰易稽覽圖云黃之比

知善不舉青白之比疑也黑之比不掩惡也白之比弱也竟之比無德曰色親也案蜺竟古通作

不念板蕩之作注下民之辟

官本注民

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

至則修身

沈銘彝曰先君雲門隨筆云應劭風俗通晉文公出獵見

大蛇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家士修身與揚賜傳畧同乃知漢人傳述固有此語今案賜引周書當為逸周書文今已無可考見沈氏雲門筆記引風俗通文據御覽九百三十三乃賈誼書語文亦小異並見新序

中常侍樂松集解錢大昕曰至漢人稱侍中為常伯則松官侍中

明矣

案錢大昕氏以樂松本鴻都門學生非宦者歷官亦非宦職不得為中常侍其論不為無見至謂漢人稱侍中為常

伯可證中常侍為侍中之誤則非也賜前上書謂樂松處常伯

任芝居納言則兩人必非同官使樂松果與任芝同官侍中

則傳可云以問侍中任芝樂松無再於樂松上復出侍中之理

且侍中祭酒位在諸侍中之上尤不應先任芝而後樂松此以

史文言之而知其不然也漢人稱侍中為常伯稱中常侍亦曰

常伯本書襄楷傳謂宦者當給使主市里今乃反在常伯之位

則據非其位久矣又朱暉傳朱穆疏云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

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

飾處常伯之任賜謂樂松處常伯其辭正與穆疏同安見常伯

必為侍中乎雖前書谷永傳云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

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顏注常伯侍中也然蔡質漢儀謂

侍中常伯必選舊儒高德博學淵懿者豈於先王之道君臣之

義尚待學知則顏說亦未盡確矣此以他傳證之又知其不然也納言謂尚書也若如錢氏之說以賜前上書所稱爲準則改樂松爲侍中必並改任芝爲尚書否則仍不能盡合竊謂傳於侍中任芝之下別出中常侍官名其官名定不誤或者人名有誤非樂松耳人各有誤別請試爲之也賢如樂巴猶當給之得地援前世參選士人之例請試爲之也賢如樂巴猶當給事掖庭况世亂主昏檢人腐身熏子以求媚優爲之矣亦何足怪耶

昔文王之囿百里人目爲小注猶以爲小不亦宜乎

官本注  
猶作人

下詔封賜臨晉侯注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

今同州府  
大荔縣治

於此忌修

至

遂因事殺之集解顧頗恨恨

恨疑恨  
恨之誤

司空張濟注濟張輔曾孫

柳從辰曰注輔乃醜之譌各本皆未正  
案濟爲醜曾孫已見醜傳此注措辭略

不照顧又兩出  
濟名均有未合

二年九月復代張溫爲司空其月卒

案靈紀薨在  
十月庚寅

七在卿校

侯康曰據本傳賜再爲少府光祿勳一爲太常一爲越  
騎校尉凡六在卿校惟並是尉數之其數適合案本傳



言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後云遂固辭是已嘗爲之固辭  
乃罷故蔡邕楊公碑仍數廷尉也否則當云遂固辭不拜不僅  
云遂固辭矣

宮室焚蕩

官本蕩作燒

修字德祖

官本修字不提行

遂因事殺之注續漢書曰

至時年四十五矣

侯康曰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

書云小兒遠越分應至此憐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據此則修卒時似未至四十五也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後漢書五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卽位伉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爲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曰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王委謂委輸也立二十六年薨是爲孝王無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桓蠡吾侯翼子河間王開孫也集解官本考惺爲勃海王奉鴻祀惺蠡吾侯翼子河間王開孫也集解官本考證曰祀北宋本作嗣惠棟曰宋文當作祀

延熹八年惺謀爲不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爲瘠陶王食一

縣惺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帝臨崩遺詔復爲

勃海王惺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

路流言惺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常侍鄭珉音立中黃門董騰並

任俠通剽輕數與惺交通剽疾也王甫司察集解先謙曰司伺通官本作伺曰爲有

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熹熹平元年遂收珉送北寺獄北寺獄名屬黃門署前書

音義日卽若盧獄也使尙書令廉忠誣奏珉等謀迎立惺大逆不道遂詔冀

州刺史收惺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惺

惺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

曰下曰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惺立二十五年國除眾庶莫不憐之

平春悼王全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集解沈欽韓曰今汝寧府信陽州西北曰建初四年封其

年薨葬于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也

昌文帝時爲中

尉以代郎功封壯武侯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宋

父揚官本作揚考

揚傳宋義後有宋昌會稽典錄云昌宋義孫也

集解惠棟曰袁宏

證云案楊北

昌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

紀揚恬于榮勢不

宋本作揚

願仕宦專以

揚姑卽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

事親色養

馬后聞揚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宮甚有寵

明年

肅宗卽位並爲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小貴人

立爲皇太子徵揚爲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

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

爲太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

比陽主東海王疆女

其織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

偵候也音丑政反後於掖庭門邀遮

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

呂菟爲

厭勝之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

集解

厭勝之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

集解

厭勝之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

集解

厭勝之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

集解

厭勝之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

集解

通鑑胡注續漢志

中藏府有承祿署寶后諷掖庭令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

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

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曰奉

宗廟爲天下主大義滅親況降退乎

左傳衛石碓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碓純臣也惡州吁而厚

預馬大義滅親

其是之謂乎今廢慶爲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祗導

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慈母尙有終身之恩

儀禮喪服曰慈母如母謂妾子之無

母父命妾養之故曰慈

母如母者貴父之命也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日肇爲皇太子

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

集解通鑑胡注丙舍宮中之室以甲乙丙丁爲次也續漢志南宮有丙署使小

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風旨傳致其事

日附乃載送暴室二貴人

同時飲藥自殺

續漢志曰暴室署名主中婦人疾病也

帝猶傷之勅掖庭令葬于樊

濯聚

在洛陽城北也集解惠棟曰袁紀并葬于濯龍中案延平元年袁紀慶上書求葬于樊濯中云云則樊濯在濯龍宮之地

也濯龍在北

宮見續漢志於是免揚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揚友人前懷

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免罪揚矢志慙  
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勅  
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  
太子卽位是爲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爲比常共議私事後慶  
曰長別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  
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前書外戚傳也懼左右不敢使乃令

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鄭眾求索故事

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與

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切其第又賜中傳曰下至左右錢帛各

有差前書音義曰中傳官名也集解先謙曰官名也官本作宦者也惠棟云北宋本作宦者名慶多被病或時

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曰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己廢黜

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分半約勅官屬

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常曰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

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崩慶

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

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

遂不敢言恭懷梁后利帝母梁貴人常泣向左右曰爲沒齒之恨沒終齒年也後上

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醫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

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爲郎十五年有司曰日食

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集解惠棟曰夏四月甲子也責由一人

諸王幼稚早離願復弱冠相育詩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常有蓼

莪凱風之哀詩小雅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選懦仁弱慈戀不決之意也儒音

惠棟曰北音讀宿爲須故宿留一作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

須留然宿留之宿前輩皆讀爲秀

林騎各四十人後中傅衛訢私爲臧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

慶不舉之狀慶曰訢曰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

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曰訢臧財賜慶及帝崩慶號泣前殿

嘔血數升因曰發病明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

丙史集解沈欽韓曰案志當是特置丙史王國自有中尉不獨清

則未曉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曰宋衍等並爲清河中大夫續漢書

夫秩六百石無員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魯哀公

言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事見孫卿子仰恃明主

也集解劉攽曰正文到國下令寡人案文少一曰字仰恃明主

垂拱受成垂拱言無爲也尚旣曰薄祐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云邕

日尚字係上注文誤作大字先謙屬遭大憂屬近悲懷感傷蒙恩

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煢煢夙夜屏營未知所立煢煢孤

營也營也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



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

焉鄧太后曰殤帝襁抱遠慮不虞

襁以繒帛爲之卽今之小兒繡也繡音必衡反留慶長

子祐

集解惠棟曰依說文當作祐

與嫡母耿姬

集解惠棟曰耿寶女

居清河邸至秋帝崩

立祐爲嗣是爲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

字小娥姊字大娥隄爲人也

集解先謙曰官本無也字

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

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

集解惠棟曰王愔載入文字志

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傅

母曰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妹皆卒葬于京師慶立凡

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埤薄

埤音婢集解惠棟曰埤與

卑古字通見李翁碑師古曰埤謂下地也

欲乞骸骨於貴人家傍下棺而已

集解惠棟曰樂史云

郡國記曰隋清陽城內有清河王慶陵在今清河郡東南二十里故歷城是也

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室

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

溼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沒且不朽矣及今日目尚能言

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空持節與

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事集解惠棟曰時

車騎將軍鄧陽護喪事故云副也沈欽韓曰續志大賜龍旂九旒

長秋屬有中宮謁者令中宮謁者此中謁者乃省文賜龍旂九旒

虎賁百人僕比東海恭王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彊葬贈以太

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集解沈欽韓曰據此則王

水經河水注甘陵是周之甘泉市地也陵在廣平府清河縣東南三十里

俗名英陵經發壤猶若層陵矣一統志甘陵在廣平府清河縣東南三十里

二國封慶少子常保爲廣川王集解惠棟曰時分置廣川王國也

東三里子女十一人皆爲鄉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

威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爲清河王是

爲恭王寵卽千乘王仇之子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滄懿載育明

聖承天奉祚爲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爲太上皇宣帝號父爲

皇考

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坐戾太子事遇害帝卽位追尊皇考立廟

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

義舊章不忘

太宗謂繼嗣也左傳季桓子曰舊章不可忘也

宜上尊

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追諡曰敬隱

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璽綬清河追上尊

號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等及宗室列侯皆

往會事尊陵曰甘陵

集解惠棟曰應劭云安帝以孝德皇后葬于厓改曰甘陵

廟曰昭廟置令

丞設兵車周衛比章陵

皇考南頓君陵

復曰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爲甘

陵大貴人又封女弟侍男爲涅陽長公主

集解惠棟曰適細陽侯岑熙彭元孫也

別

得爲舞陰長公主

集解惠棟曰適高密侯鄧廢禹元孫也

久長爲濮陽長公主

集解惠棟曰適虎賁中

曰適好時侯耿良鼻曾孫也

直得爲平氏長公主

集解惠棟曰適虎賁中郎將來定欲兄孫也

餘七

子並早卒

集解先謙曰官本子作主

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后女弟小貴人印

綬追封諡宋揚爲當陽穆侯

當陽今荊州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宋揚傳云：永嘉元年遣大鴻臚持節

至墓所追封當陽侯。

揚四子皆爲列侯

集解：惠棟曰：衍先封盛鄉侯。案東觀記宋揚傳：建光元年封俊爲長垣侯。

餘無攷。沈欽韓曰：宋俊亦見水經注七。

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爲卿校侍中大夫謁者

郎吏十餘人。孝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皆爲清河

國郎中。耿貴人者，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帝曰

寶嫡舅寵遇甚渥，位至大將軍。事已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

劉攽曰：案文少延平兩字。

子蒜嗣。冲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爲嗣。會大將軍梁

冀與梁太后立質帝。

集解：王補曰：袁紀：梁冀欲立幼主而專其權，與太后定策禁中。

罷歸國。蒜爲

人嚴重，動止有度。

集解：王補曰：袁紀：時清河王蒜年二十餘，最有名德。大臣歸心。朝臣太尉李固

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爲禮。宦者由此惡之。及

帝崩，公卿皆正義立蒜。

集解：蘇輿曰：義當作議。

而曹騰說梁冀不聽，遂立桓

帝。語在李固傳。蒜由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

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

集解洪頤煊曰李固傳甘陵劉文魏郡劉

鮪各謀立蒜爲天子甘陵魏郡皆與清河相近此作南郡誤朱穆傳作嚴鮪

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

謝鬲將至王宮司馬門

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

曰當立王爲天子鬲爲公鬲

不聽鬲之文因刺殺鬲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

爲尉氏侯徙桂陽

集解惠棟曰天文志徙爲健爲都鄉侯薨國絕

自殺立三年國絕

集解王補

曰東都之亡自桓帝始桓帝之立由梁冀貪立幼主故清河王蒜名德著聞再議嗣立而輒爲冀所扼卒以誣劾貶爵自殺漢於是

不復振矣梁冀惡清河名明年乃改爲甘陵

集解惠棟曰建和二年改梁太后立安

平孝王子經侯理爲甘陵王

安平王德河間王開子集

解惠棟曰經縣屬安平

奉孝德皇

祀是爲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

忠嗣黃巾賊起忠爲國人所執旣而釋之靈帝曰親親故詔復忠

國忠立十三年薨嗣子爲黃巾所害建安十一年曰無後國除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年十三入掖

庭壽曰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爲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  
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  
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申轉爲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  
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爲千萬布萬匹嗣王  
薨賻錢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  
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爲鄉侯皆別食太山邑登  
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  
安國爲濟北王是爲釐王釐音僖也集解惠棟曰戰鄉疑作闕鄉  
錢大昕曰和帝紀封故濟北王壽子安  
爲濟北王  
無國字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爲亭  
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曰幼年  
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枇  
沐集解周壽昌曰枇沐卽櫛沐也廣韻  
枇音俾細櫛釋名枇其細相比也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

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

尚書盤庚之辭也言以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也匱竭也類善也永長

也孝子之行無有匱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今增次封五千戶廣其土宇曰慰孝子

惻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

年國除集解惠棟曰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正月王子濟北王加冠給事黃門侍郎劉瞻兼侍中假貂蟬加濟北王給之

云云安得有十一年國除之事當是二十一年耳

河間孝王開曰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爲國集解沈欽韓曰續志河間

國治樂成縣此云分樂成者以光武曾省河間入信都永平中信

都又改名樂成此言分樂成王國仍爲河間國也一統志誤讀遂

謂樂成河間二國並在樂成縣不延平元年就國奉遵法度吏人

知樂成國自治信都今冀州也集解惠棟曰案文奉上有開字續漢書云開永寧元年鄧太

敬之忠貞敬恭聰敏畏慎上以開小弟特親友愛后封開子翼爲平原王奉懷王勝祀勝和子德爲安平王奉樂成

王黨祀黨明帝子也集解錢大昕曰安帝紀是年與平原王同封者乃濟北王壽之子樂成王良也其明年爲建光元年鄧

太后崩樂成王薨亦以罪廢又明年爲延光元年始改樂成國爲安平封河間王開子得爲王得與德本一人也此傳蓋有脫文不可考  
開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政傲狠不奉法憲順帝曰侍

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稱故擢爲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

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爲禮峙立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景爲河間相恆食乾葡萄妻子不

歷官舍五日一炊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集

劉攽曰王不服案文少一王字先謙曰案劉意當作王不王服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

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

詔曰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

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姦人上案其罪上奏上也音市上反殺戮尤

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遂爲改節悔過自修陽嘉元年封

政弟十三人皆爲亭侯政立十年薨子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

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陔嗣陔立四十一年魏受禪曰爲



崇德侯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太后徵濟北河間王諸子詣京師  
奇翼美儀容故曰為平原懷王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留在京師歲餘

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鄧騭兄弟及翼云與

中大夫趙王集解官本考證曰王字疑當作玉鄧太后紀有宮人趙玉惠棟曰蔣果云中大夫疑作中大人謀圖

不軌闕覲神器懷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貶為都鄉侯集

惠棟曰案水經注翼以永初七年賜封也遣歸河間翼於是謝賓客閉門自處永建五

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曰封翼順帝從之翼卒子志嗣為大將

軍梁冀所立集解王補曰史法罪梁冀也是為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

為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集解沈欽韓曰一統

志陵在河間府獻縣治西蠡吾先侯曰孝崇皇集解惠棟曰沈約云諡法所不載者

如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集解惠棟曰地理風俗記云博陵縣史記蠡吾故縣矣贊帝本初元

年繼孝冲為帝追尊父翼陵曰博陵因以為縣又置郡漢皆置令

末罷還安卒沈欽韓曰一統志陵在保定府蠡縣東二里

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曰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

侯碩爲平原王留博陵奉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爲孝崇博園貴人

集解惠棟曰喻糜侯耿援尙桓帝妹長社公主當是翼之女無攷曰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間之蠡

吾三縣爲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

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曰河間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

集解劉攽曰案紀長

作萇他書亦然明此誤長卒子宏嗣爲大將軍寶武所立是爲靈帝建寧元

年寶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爲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

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爲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慎園貴人陵曰慎陵

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二王陵在獻縣東南即敦陵慎陵也魏書地形志樂成有二王陵廟曰奠廟皆置令丞

使司徒持節之河間奉策書璽綬祠曰太牢常曰歲時遣中常侍

持節之河間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爲濟南王

集解錢大昕曰案光武子有濟南安王康此濟南王亦名康先後同國同名亦可疑也禮記王名康

奉孝仁皇祀

康薨子贊嗣建安十二年爲黃巾賊所害子開嗣

集解惠棟曰開爲孝王六世孫

不應與始封之祖同諱有誤

立十三年魏受禪曰爲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曰永元二年分濟陰爲國

集解沈欽韓曰據此文城陽乃濟陰郡之成陽縣在

今曹州府濮州東南者是也非省入琅邪之城陽國城陽今莒州此城陽當爲成先謙曰沈說是城成二志通作立五年

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

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廣宗在廣平府威縣東

曰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爲

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

年薨葬於京師

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平原王葬鄧太后悲傷命史官述其行迹爲作傳誄藏於王府

無子

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爲平原王奉勝後是爲哀王得立六

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爲平原王

嗣

集解洪亮吉日案是以同祖兄弟相爲後非也

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夷昧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子曰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也杜預注曰嗣君謂夷昧也

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成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多福桓靈承

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王薨朝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城陽王淑並薨於

京師也振振子孫或秀或苗

振振仁厚貌也音之人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

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天秀謂成長也集解惠棟曰法言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李軌曰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終

後漢書五十五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五校補

千乘貞王伉傳改鴻封勃海王

案文鴻封當作封鴻

乃貶爲瘦陶王

自本瘦作屢案此字本以作屢从广爲正而舊刻沿譌已久不能悉挽其失也

清河孝王慶傳貴人宋昌八世孫

柳從辰曰東觀記敬隱后宋貴人以王莽末年生遭世倉卒其

母不舉棄之南山下時天寒冬十一月再宿不死外家出過于道南聞有兒啼聲憐之因往就視有飛鳥紆翼覆之沙石滿其

口鼻能喘心怪偉之以有神靈遂取而持歸養長至十三歲乃以歸宋氏

心內惡之

柳從辰曰東觀記寶皇后以貴人名族節操高妙心內害之欲爲萬世長久計陰設方略譏毀貴人

皆承風旨

官本風作諷

垂拱受成注垂拱仰成

成字原本漫漶略似持字據尙書注疏本正官本注不誤

與王合葬廣邱集解沈欽韓曰據此則王請葬宋貴人冢旁不遂

也

柳從辰曰袁宏紀慶求葬於樊濯中貴人塚旁不聽案以子耐母於禮無徵天子之妃尤不得以諸侯耐貴人又姊妹同

冢其能無嫌乎是慶之請本不可聽非和熹寡恩也慶徒痛母之未得有祠堂思合食己祠然貴人未得爲清河太后亦無由

食於慶祠厥後敬隱追尊典禮既備  
置園立廟亦足慰慶孝思於無窮矣

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璽綬清河

案文清河上少一之字

餘七子並早卒故不及進爵

案安帝女弟自卽孝王子女爲鄉公主者及是進爵爲長公主也七子合

上涅陽舞陰濮陽平氏四主仍爲十一人也惟班始尙孝王女陰城公主爲順帝之姑永建五年始殺之見班超傳及順紀紀注引東觀記陰城公主名賢得此自當在十一主之內既非早卒而傳不數誤也

濟北惠王壽傳特賻錢三十萬布三萬匹

謂仍用中興舊制不減也

河間孝王開傳分樂成勃海涿郡爲國集解沈欽韓曰至此言分

樂成王國仍爲河間國也

案前志河間國本治樂成故與弓高均自樂成國分出藉復河間國名也

惟章帝崩樂成王黨始就國和帝立甫二年黨尊親罪狀未彰不容無故奪其二縣以封弟蓋實以鉅鹿之東光鄴易之否則黨初封及益封地皆不及鉅鹿何以罪發削地乃有東光鄴乎河間國當本爲十二城分自樂成國者二分自勃海者四分自涿郡者六也蓋吾故本屬涿自開分出以封子翼是以續志河間國僅載十一城耳

上案其罪注上奏上也音市上反

市上上字譌官本注作文是

譖鄧騭兄弟及翼

翼原諱儂錢大昭曰當作翼已據改官本不誤

貶爲都鄉侯集解惠棟曰案水經注翼以永初七年貶封也

據安紀永

初七年平原王勝始薨閱七年至永甯元年翼始嗣爲平原王明年爲建光元年太后崩鄧騭鄧遵並以譖自殺翼乃貶封都鄉侯水經注之謬所當急正者也

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爲平原王

錢大昭曰碩蓋吾侯翼之子也翼以孝王子出後平原王勝建光元

年貶都鄉侯遣還河間勝傳云安帝廢翼國除不言有王碩嗣封是平原國已改爲郡矣嗣後翼復受蠶吾侯封由孝王分國與之故桓之封碩紀云奉孝崇皇祀傳云奉翼後卽追尊本生亦止及翼與孝王不及懷王勝可見碩以帝兄特封非繼絕也熊方以碩爲紹封懷王非是案碩雖特封而仍以平原爲國實嗣父翼也翼以平原貶封都鄉侯仍以都鄉復封平原復碩封卽復翼封也但與懷王勝則無與矣帝兄當依紀作帝弟已詳桓紀按補蓋翼本兼兩封其卒也桓帝嗣封蠶吾碩嗣封都鄉耳紀文略未言都鄉故於傳互見之

平原懷王勝傳國除

沈欽韓曰桓帝更封都鄉侯碩爲平原王奉翼後不可言國除惟懷王自絕案杜喬傳楊

匡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匡恥與接事託疾牧豕事在徐璜等謀誅梁冀後平原有相則國未除明矣且碩國



至建安十一年始除而續志終  
列平原爲郡亦志地之疏也

有吳國者必其子孫注其在今嗣君乎

乎原作子據左傳  
改官本注不誤

杜預注

曰

官本注  
曰作云